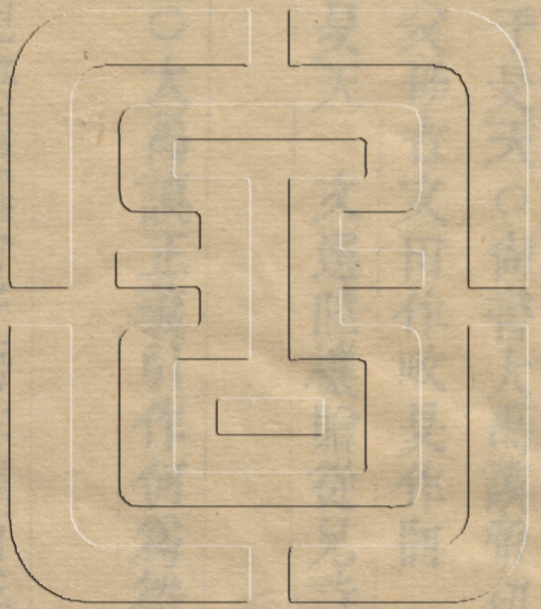


圖書考異

孟子萬章上

仁壽堂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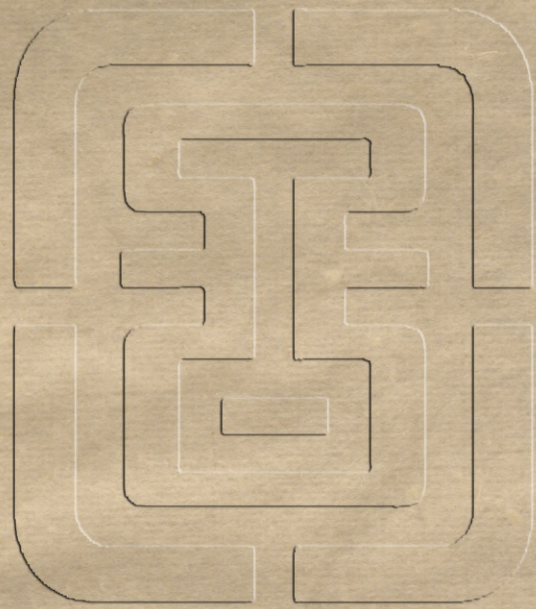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旻天○命○禹○
號泣于旻天○又○
怨慕日號泣于旻天○
亦增有日字

何為其號泣也○
何為然也

勢而不怨○
孝福同

孟子萬章上



皇清經解卷四百七十九

學海堂

四書考異

仁和翟以授瀨著

孟子萬章上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尙書大禹謨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古文田作畋旻作𣎵 毛詩小弁傳舜之
怨慕日號泣于旻天 文選陸機贈從兄詩注引孟子號泣上
亦增有日字

何爲其號泣也○大禹謨正義引作何爲然也 小弁正義作
何爲然矣

勞而不怨○禮記祭義述曾子語作懼而無怨大戴禮曾子大
孝篇同 尸子引曾子作懼而無咎

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大禹謨正義則作卽不知也也作矣非爾上無是字 小弁正義作則吾不知之矣

公明高曰非爾知也

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孟子音義曰愬張古黠切丁音界

說文解字引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念繫傳曰字書無愬字

孟子本作念 廣韻引文同說文 西溪叢語曰許氏說文念

音呼界切忽也引孟子云云說文用古文纂集成之引用念字

恐為正也

按類篇謂不若是愬丁公著讀今據音義丁自音界其

讀古黠切者張鑑耳

共為子職而已矣○禹謨小弁正義皆共作供無矣字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大禹謨正義引文父母不愛我何

哉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章句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

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亾失其文孟子所言舜

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 呂氏春秋孟春紀堯有子十人又慎

行論堯妻舜以二女臣以十子高誘注曰孟子曰堯使九男二

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為允子不在數中

按舜典後出趙氏不及見之而今舜典亦未有九男等文史

記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特據孟子言之典籍厄于秦火不

獨尚書百二十篇有亾失也

知好色則慕少艾○疏曰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為少艾按說

文云艾老也長也又禮記云五十曰艾是則艾誠長老之稱謂之少艾不知何據以爲誤也殆亦未可知 程氏考古編曰徧思經傳絕無以艾爲好之文或曰艾古女字也傳久而訛離析其體則女轉爲艾此說似有理然孟子之書不經焚毀歷世諸儒無有以疑誤改易其本用字者衢有士子陳其所見曰少當讀爲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爲久則不勞曲說而義自明矣信哉斯言也凡古書言懲艾之艾皆音艾艾卽衰減之義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于孺子時也 陳櫟定字文集曰陳晉之改少艾爲少女不經之甚

按曲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色如艾也 古但訓而白義含有二焉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哲言則謂之

美同取于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子工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屈子九歌怨長兮擁幼艾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所昭注以艾爲嬖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驥以沛艾薛綜注以沛艾爲作姿容貌程氏云傳載中絕無以艾爲好者豈誠說乎說文祇據魯頌曲禮訓爲長老遺孟子國語國策等所用一義此說文之略不當因以改讀孟子五十而慕者二句○禮記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娶妻如之何○齊風娶作取音義日本亦作娶 禮坊記引詩作取 孔叢子論書篇引詩爲娶

父母使舜完廩節○史記五帝紀堯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
 子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
 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
 匿空旁出舜既深入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
 叟象喜以為舜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父母分於是日舜妻
 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子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
 舜往見之象鄂不擇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 程
 子遺書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
 已

按史遷所據孟子外亦無他書扞笠匿空以意飾之耳
 傳之烏工龍工則又因其說而飾以神奇者

捐階○音義曰捐音緣又音旋 章句曰一說捐階舜即旋從
 階下此讀捐為旋

弧朕○音義曰張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淳同

鬱陶思君爾○尙書五子之歌正義曰孟子稱象見舜云思君

正鬱陶 禮記檀弓正義引孟子曰鬱陶以思君 書古文鬱

陶作鬱甸 鄭瑗并觀瑣言曰嘗疑孟子此段是古逸書之辭

其文甚似之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亦是用此語

惟茲臣庶汝其于子治○史記索隱曰孟子又取尙書文云云

路史發揮曰惟茲臣庶汝其于子治舜告皋陶語也鬱陶乎

思君顏厚有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而牽合之以為舜象之言
 此戰國之妄也

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太平御覽述文饋字作餽。新序節士篇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子嗜魚何故不受。曰吾以嗜魚故不受。受魚失祿無以食魚矣。

按新序所云鄭相似卽子產而其事頗不同。韓詩外傳則又以嗜魚不受魚者爲魯相公儀休。異人別說故自不齊。而孟子聞而知之。漢人又傳聞而知之。孟子所言必較韓嬰劉向近實。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音義曰校張音效丁音敎。梁溪漫志曰東坡詩不用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不知左傳杜預注云子產一字子美。

象日以殺舜爲事。○越絕書吳內傳瞽瞍用其後妻常欲殺舜。史記五帝紀舜父瞽瞍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傳引孟子日字作恆。說文瞽

按堯之天下豈容有日欲殺兄之人。此亦萬章所聞繆也。而戰國時流言之妄尙不僅此。韓非有云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舜殺之。故父殺弟不可爲仁。則云象欲殺舜猶其繆之小焉者矣。萬章知無放瞽殺象之事而不能無疑于放象之說。孟子力辨其并無之。則其餘邪說悉不待辨而息已。

舜流共工于幽州。○書舜典州作洲。古文作川。史記作幽陵。大戴禮五帝德篇述四謬與孟子同。而以爲帝堯事。莊子在宥篇堯放讙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峽。流共工于幽都。亦謂

堯事 宋文鑑錢易請除非法之刑疏曰堯時誅四罪止曰殛
鯀於羽山竄三苗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流共工於幽州前後
全易置

放驩兜于崇山○書古文驩兜作鵬𠵽崇作宐 莊子作謹兜

山海經作謹頭

殺三苗于三危○書舜典作竄三苗古文竄式𠵽𠵽式𠵽 說

文解字引書竄三苗 史記作遷三苗 莊子作投三苗 張

綸四書原旨曰書云竄三苗此云殺者寘之死地卽殺之也

殛鯀于羽山○書古文鯀作𩺰 五經文字曰鯀經史釋文亦

作𩺰或作𩺰 楚辭天問漢書人表皆作𩺰 別雅曰廣韻引

說文鯀魚也亦作𩺰禹父名本作𩺰亦作𩺰尙書本作鯀蓋从

魚从角从骨其形相似而系與元黃字形亦相近故所傳不同
如此

封之有庠○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畀服虔注曰畀音男子

之畀師古注曰音鼻 又武五子傳舜封象于有鼻師古注曰

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昔象封有鼻

三國志樂陵王茂傳亦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俟之

有鼻 路史國名記曰有庠象國孟子作鼻 藝文類聚述孟

子之作諸

按庠與鼻皆從畀與之畀音皆讀若庇故其字得通借路史

當云有鼻象國孟子作庠今本互差

仁人之於弟也○藝文類聚述孟子弟上有其字

不藏怒焉三句○漢書鄒陽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

親之欲其貴也二句○史記三王世家古之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

天子使吏治其國○柳柳州集毀鼻亭神祠記象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 讀書錄引孟子作治其賦

欲常常而見之四句○章句曰此皆尚書逸篇之辭 困學紀聞曰趙氏不及見古文尚書故以此為逸篇之辭 集註亦以

下一句為古書之辭 說文解字引孟子故諛諛而來諛魚怨切

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五句○墨子非儒篇孔某與其門弟子閒

坐曰夫舜見瞽瞍蹴然此時天下圾乎 韓非子忠孝篇引記

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或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 文選諷諫詩注引孟子

曰天下大哉岌乎

按韓非所引之記即咸邱蒙所聞之語蓋當時早有此等說筆之於書者矣蹙造二字古通韓詩外傳史魚死不于正

堂治喪衛君問知其故造然召蘧伯玉貴之而退彌子瑕淮南道應訓孔子觀宥卮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並以造

代蹙殆哉岌乎乃時人恆語莊子天地篇述許由之言亦云殆哉岌乎天下音義曰岌本又作岌管子小問篇桓公言欲

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岌乎

堯典曰○集註曰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 四書賸言曰漢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巡狩至章帝時陳寵奏言唐堯著典皆災肆赦皆是舜典文而冠以堯典之名卽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亦稱堯典後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自偽書一出而羣然改從則是古書二篇而今誤分之非古書二篇而今誤合之也

放勳乃徂落○舊文勳爲勛音義有勛音勳之釋 宋本注疏本爲勛 孟子考文曰古本勛作勳 舜典作帝乃徂落 說文解字殂字下引虞書放勳乃殂落

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舜典年作載 春秋繁露煖燠篇引尙

書作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 又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又喪服四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

二君家無二尊 大戴禮本命篇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

尊

普天之下四句○小雅普作溥 左傳昭公七年芊尹無宇引

詩普天之下與孟子同 荀子君子篇韓非子說林戰國策溫

人對周史記司馬相如傳白虎通公侯篇喪服篇皆引此詩與

孟子同 後漢書植帝詔班固明堂詩皆云普天率土普字亦

與孟子同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引莫匪王土 漢書王莽傳

引率土之賓 說文繫傳引詩率土之頻云或借賓字或作瀕
同作濱乃誤 呂覽孝行覽舜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
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

按呂氏即由此上文言舜誤耶然未可遽論也列子載堯時
童兒謠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大雅皇矣有之史記載箕
子之歌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今鄭風狡童有之琴道載
孔子猗蘭操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上二
句見谷風下二句見燕燕俱屬邶風又召南草蟲首章與小
雅出車五章同齊風南山末章與豳風伐柯首章同邶風谷
風三章與小雅小弁末章同古人詩每不嫌彼此承襲漢魏

樂府中尤多普天四語舜會賦之北山詩人述用之亦事理
所應有矣

此莫非王事二句○小雅北山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孟子
即以詩說詩 鹽鐵論地廣章引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又
即以孟子語為詩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左傳隱公元年注不以文害意正
義曰不以文害意出孟子文也又十一年正義孟軻所云說詩
者不以辭害意 文心雕龍夸飾篇引孟軻云說詩者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意也 宏明集載劉勰滅惑論曰以文害志孟
軻所譏 歐陽文忠公集經旨蘇長公集雜策引文志俱作意
是為得之○章句題辭引作為得之矣

夔夔齊栗二句○注疏本齊字作齋 大禹謨作齋慄又瞽下
無瞽字古文作𠄎 路史有虞紀作齋桌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晉書段灼傳引孟子曰堯不能以天
下與舜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音義曰行張去聲亦如字

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文選王命論注引孟子使之主
事事治而百姓安之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晉書段灼傳引無之南二字 書

舜典正義引孟子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 文選劉琨勸進表

注引孟子亦以堯之子作丹朱

訟獄者○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獄訟違魏注引孟子獄訟者

不之堯之子而之舜隨正文作獄訟

不謳歌堯之子○書舜典正義引孟子謳歌者不之堯子而謳

歌舜上二句堯之子俱省作堯子

故曰天也○史記五帝紀自堯崩至踐天子位焉悉與孟子文

同惟此故曰作舜曰 晉書段灼傳亦作舜曰天也 文選陸

機詩劉琨表兩注皆引孟子作舜曰天也 書舜典正義引無

故字

夫然後之中國○文選法作夫而後歸中國 太平御覽述文

夫然下無後字

按漢董江都對策曰堯禪位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

而歸舜舜知無可避乃即天子之位此段文全本孟子可為

孝文時已立孟子博士之驗

而居堯之宮○顧大韶炳燭齋隨筆曰江北人而如靡異經傳中多有之孟子而居堯之宮而當作如小雅綢直如髮如當作而是也

泰誓曰○舊趙注本南軒孟子說孟子集疏四書集編四書纂疏四書通四書纂箋諸本泰俱作太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三句○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

忍見以是野處也 韓非子外儲說潘壽對燕王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以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

按萬章所謂人言蓋此等言也故孟子姑援別典之說明益方避啟而未嘗貪其位啟順人心卽位而未嘗奪於益以絕其尤甚之謬妄而禹德盛衰不暇更置辨也汲冢書亦云益于啟位而啟殺之當時爲此言者不獨一潘壽矣

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毛奇齡四書正事括略曰楊氏謂此語今不可考而大禹謨載舜薦禹辭曰朕在位三十有三載耄

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舜之在帝位凡五十載而其薦禹時適三十三載非十七年乎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吳越春秋無余外傳曰舜崩禹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

禹薦益於天七年○史記夏本紀舉益任之政十年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夏本紀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正義曰孟子陽字作陰箕山之陽卽陽城也箕字誤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 吳越春秋亦作箕山之陽 書正義禹之子三字作一啟字

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書甘誓正義引孟子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啟啟遂卽天子位

舜禹益相去久遠○通鑑前編曰遠當作近 四書辨疑曰益親會事舜繼又相禹至禹崩時纔十三四年其實未嘗相去久遠也相當作去聲去當作之遠當作近舜禹益爲相之久近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去遠二字蓋傳寫之誤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二句○張世南游宦紀聞引孟子作爲之者致之者

太丁未立○通鑑前編曰下當有而卒二字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疏曰史記云外丙卽位三年今孟子云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 尙書伊訓序成湯旣沒大甲元年正義曰據此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大子太

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
四年崩伊尹乃立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
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仍述司馬遷之語
是其疎也 竹書紀年成湯二十九年陟外丙即位二年陟仲
壬即位四年陟太甲即位與孟子合 朱子語類問立二年四
年方二歲四歲二說孰是曰必是立二年四年如今人都被書
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大甲元年所以謂外丙仲壬不曾立殊
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也 四書正事括略曰從來序
年無先幼後長者今丙二歲壬四歲則仲壬為外丙兄何後之
耶 道宣廣宏明集述陶隱居年紀云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
年

按書正義遽譏史遷為妄劉歆班固為謬皇甫謐為疎而已
之不考孟子獨不謂之疎與謬乎但二年四年之說亦有一
疑太甲嗣位未行適孫居喪禮故伊尹俾徂桐宮宅憂若先
有丙壬六年則甲已免喪久矣書序不可憑居憂非序文也
豈亦不可憑耶或殷制繼其統者有為其先君二年服似當
少辨通之

伊尹放之於桐○履齋示兒編曰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
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 宋景濂文集題跋曰孫季昭
此論甚偉句曲外史張伯雨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誠知
言者哉

按書但云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本未嘗有放字據盡心

篇公孫丑所問知以爲放者亦戰國人言也茲偶順口舉詞
意所不重以之爲譌理更當焉

自怨自艾○楊伯喈臆乘連下於桐一字爲句

夏后殷周繼○劉攽公是先生弟子記引孔子曰唐虞禪夏后
繼湯武伐其義一也

伊尹以割烹要湯○墨子尙賢篇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親爲
庖人湯得而舉之 莊子庚桑楚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
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
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

按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篇言有侏氏得嬰兒于空桑之中令
焯人養之是爲伊尹湯請有侏爲婚有侏以伊尹爲媵送女

尹說湯以至味極論水火調劑之事周舉天下魚肉之美菜
果之美和之美飯之美水之美者而云非爲天子不得具割
烹要湯之說無如此篇之詳盡者其文若果之美者箕山之
東有盧橘應劭史記注引之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秬
許慎說文引之所稱書目俱不曰呂覽曰伊尹考班固藝文
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于小說家蓋呂氏聚斂羣書爲書所
謂本味篇乃剽自伊尹說中故漢人之及見原書者猶標著
其原目如此夫小說之怪誕猥鄙何足挂唇而其時枉已辱
身之徒援以自衛津津樂道至輾轉傳聞于孟子之門又烏
可不辨論哉馬遷自命良史殷紀中雜陳二說且次孟子正
說于後又作孟子傳而云牛鼎之意近世學者不復料前古

有小說而但奉遷史為信書則雖經孟子明辨猶其惑未盡
祛也愚故追索其根株以實抉之曰是說也但本伊尹說也

伊尹說乃怪誕猥鄙之小說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列女傳母儀篇作有嫠 呂氏孝行賢

作有佚

祿之以天下弗顧也○蘇長公集伊尹論引孟子非其道也非

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

一介不以與人二句○意林錄孟子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

取一芥於人 集註曰介與草芥之芥同

按論衡知實篇伯夷之廉不取一芥于人作芥字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舊文囂為躑音義曰躑五高切

又許驕切 太平御覽述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躬詣

之伊尹囂然不顧

湯三使往聘之○史記殷本紀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

集註考證曰三去聲

既而幡然改曰○音義曰幡張云與翻同

程氏遺書楊遵道

錄伊川語引此作翻

文選應休璉與從弟書注引孟子改下

有之字

天之生此民也三句○李文公復性書述伊尹曰天之道以先

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

思天下之民節○音義曰推丁士回切亦如字下卷同說如字

亦音稅 尚書說命下篇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子弗克俾

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鹽鐵論權刺章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
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治水士教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
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劉貢父集進說引孟子作未有枉
已能正人者也

歸潔其身而已矣○宋本舊趙注本宋石經宋刻九經潔俱作
絜 增修韻略引孟子歸絜其身

伊訓曰節○尚書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
自亳 古文伊訓作𠄎訾造作𠄎哉作才 鄭康成書序注引

伊訓載孚在亳

按春秋傳引大誓商兆人離周十人同又引康誥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大誓本二十字康誥本四十七字而各以八字括
之不嫌其太簡約也此伊訓皇天以下十字孟子亦括以天
誅二字蓋同其例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三句○說苑至公篇述此章文孔子上
無或謂二字癰疽作雍雖侍作寺瘠作脊下皆倣此有諸下無
乎字 釋雅曰說苑作雍雖孟奇謂字書不通字書自不知
古人之通也

按史記孔子世家雍渠為驂乘韓非子作雍鉏此癰疽說苑
作雍雖輾轉相推似雍鉏雍雖為一人而癰疽亦即雍渠均
以聲同通借字耳

於衛主顏雝由○音義曰雝張音醜平聲亦如字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顏師古漢書注曰顏濁鄒即顏涿聚也 四書纂笺曰據史記不但濁鄒之名異

言子路妻兄亦異矣

孔子主我○馬永卿嬾真子引孟子作夫子主我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說苑進退下各有之字

是無義無命也○說苑作是無命也無無義二字

按彌子欲借重於孔子孔子拒之此文甚明呂氏慎大覽乃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泰族訓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時謗孔子者且不僅造為癰疽瘡環言矣

孔子不悅於魯衛三句○說苑孔子不悅于魯衛將適宋遭相

司馬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魯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

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

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說苑服下無而字是下無時字

當作嘗

主司城貞子○宋石經貞作正

按左傳哀十五年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似即此人

為陳侯周臣○疏曰注謂陳侯周懷公子也今按史記世家陳

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為潛公又潛公年表六年孔子來孔子世

家孔子在陳三歲復適衛歸魯是潛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

則孔子為潛公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為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即

潛也 史記索隱曰左傳潛公名周史記云潛公越是史官記不同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節○說苑吾聞下所為下各有之字若作如未有乎字 鹽鐵論大論引孟子曰觀近臣者以其所

為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為孔子也 漢書杜欽傳欽對策曰近觀其所為主遠觀其所主

文選王粲贈文叔良詩注引孟子吾聞下有之字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三句○戰國策趙良曰五殺大夫荆

之鄙人也聞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于秦被褐食牛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呂覽孝行覽

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亾號而虜晉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 史記子孟子荀卿傳伊尹負鼎而

勉湯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先作合然後引之大道又秦本紀百里奚奚字作侯管子小問篇作侯

以要秦穆公○舊文穆為繆下皆同音義有繆音穆之釋 宋石經本舊趙注本注疏本穆俱為繆 史記蒙恬傳蒙毅曰昔

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風俗通義皇霸卷亦曰秦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

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故謚曰繆 皮日休文數秦穆謚繆論曰今之學者以秦穆為繆尙疑其謚予

以謚繆為定 黃潘筆記曰史記秦本紀前書繆公後書穆公二字蓋通用而秦穆之見於詩書春秋傳皆正作穆

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名與實爽曰繆二謚美惡絕殊安得通用據蒙毅應劭所說秦繆之繆不惟字當從糸音亦當靡幼切矣史傳于一段語中猶上去穆公下云立號曰繆得與他經書之雜出盡原文然耶

晉人以垂棘之璧四句○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又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義門讀書記此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爲句去謂去位也之秦別爲句與史記所言虜晉走宛秦贖之授以政乃合 四書集編四書纂疏去之下無秦字

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宋石經本注疏本穆爲繆下知穆公倣此 南軒孟子說亦俱爲繆

按戰國時處士橫議蔑人倫廢禮義以爲親可怨弟可放夫婦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篡逆之心以爲君臣無定分禪繼無定命也枉己辱身營營富貴利達之途以爲苟賤可甘近倖可援也爰是造爲事端託諸舜禹伊孔謂聖人且有然者欲假以濟其私而掩其醜孟子懼焉故特設爲門弟子疑難問答著諸簡編以撤抉其樊籬好辨章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者正於此篇詳盡見之風俗通言孟子退與萬章之徒作書而舉好辨章文爲旨萬章之徒非就此篇實據之歟故此篇雖若泛論往事而實爲孟子一書之領要

觀孟子論百里奚已無所據惟以事理反覆推之則列國之
信史若輩惡其害已並早滅于秦火前矣觀馬遷爲史凡孟
子所既辨斥仍多取爲實錄則時之邪說惑人深幾于杯水
車薪之不可熄矣使非此篇久傳雖舜禹伊孔且無以見白
于今日其他是非之顛倒者可勝言乎

皇清經解卷四百七十九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卷四百八十

學海堂

四書考異

仁和翟教授 瀨 著

孟子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五節○韓詩外傳三卷伯夷叔齊目
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
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
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
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挽我哉
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
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

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 世說新語
言語門注引孟子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
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

橫民之所止○孟子昔義曰橫民之橫或作總各依本字讀

頑夫廉○漢書王吉傳引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

有立志 後漢書丁鴻傳論王暢傳引此二語皆與漢書同列

女傳注引此亦同 袁氏後漢紀載華嶠論丁鴻語亦云貪夫

廉 論衡率性篇引三語頑亦作貪又懦上有而有字 晉書羊

祜曰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 南史任昉

傳論曰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 蕭統撰陶淵明集序曰

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 文選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三國

名臣序贊郭有道碑文三注引孟子皆作貪夫廉 趙蕤長短

經曰聞伯夷之風貪夫自廉 黃庭堅集伯夷叔齊廟記亦曰

貪夫廉

按貪與廉緊相反對頑稍齟齬右凡十四條與上韓詩外傳

同述作貪字後盡心下篇頑夫廉趙氏章指云伯夷柳下變

貪厲薄亦以頑為貪兩文即不盡傳寫為譌疑或居一於此

天之生斯民也三句○文選嘯賦三國名臣序贊安陸昭王碑

三注引文皆斯民下無也字後覺下有也字

按前篇斯字作此選注既引為斯則當屬此篇而後覺下也

字又同於前篇文蓋亦涉異同之數

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宋刻本注疏本張南軒本若皆作如

通鑑前編引亦作如 文選東京賦若已納之於隍注引孟子曰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於溝也同此篇有與字

阨窮而不憫○宋刻本憫字作閔

爾焉能挽我哉○音義曰挽張音每丁音漫

接浙而行○說文解字引孟子夫去齊澆浙而行 西溪叢

語曰接浙接字殊無理說文引作澆浙澆其兩切澆乾漬米言

不炊而行也異聞集引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澆浙唐本作澆字

按太平廣記三百九十一卷引陳翰異聞錄但作接浙為李吉甫得鄭欽悅書著論之語非銘詞也然姚氏所見正本或

自有殊當更考

可以速而速四句○王臨川集三聖人論孔子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仕處二句上下易置而皆作則

伯夷聖之清者也節○尚書湯誥正義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各有人字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夷齊論云孟子稱伯夷聖人之清者亦有人字

聖之任者也○左傳文公十八年正義愷和也引孟子為證曰伊尹聖人之和者也

集大成也者二句○文選宋元后哀冊文注引孟子曰孔子之

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集大成無重文

始條理也○音義曰本亦作治條理下同

智譬則巧也二句○孟子辨惑曰呂東萊策問進士孟子論孔子集大成之說云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功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爲尙則害前說以聖爲尙則害後說此雖一時科舉之文實有可疑學者不得不辨也以予觀之當云智譬則力聖譬則巧後說字誤耳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尙書武成正義引孟子作周之班爵祿如何

其詳不可得聞也節○武成正義孟子曰其詳不可聞矣嘗聞其略文選難蜀父老注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皆

略去中三語

天子一位節○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孟子疏曰王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與孟子不合者蓋以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夏商制也 陳氏禮記講義曰王制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之出於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之首於天子與君故兼天子與君言之也 方氏禮記解義曰孟子子男合爲一此離之二者彼所言位之等此所言名之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節○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孟子疏曰王制言田而不言地者蓋祿以田爲主

王制主於分田而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爲主所以有田地之異也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之灋求地中以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賈公彥疏曰男國百里開方得五十里者四經云其食者四之一獨此與孟子等合自子已上彼言百里七十里於此經不合矣朱子語類曰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此也難考然畢竟周禮底是蓋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亾想見沒理會周禮訂義曰孟子王制皆指實封之

地周官兼山川附庸言之司農東萊陸農師王介父皆云書武成分土惟三傳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正義曰周禮大司徒所云蓋是周室旣衰諸侯相并是以國土寬大有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葉夢得禮記解曰

鄭氏以武王初定天下分土惟三至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而分土以五等以周官王制異同考之斥封界有之矣謂五等之封實可食之地則非也蓋周官合山林川澤言之則謂之封疆王制止於可食之地則謂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澤取其可食者半則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而山林川澤不在焉則附庸亦在其外由是觀之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

亦無增損也

公侯皆方百里○考文補遺曰古本皆下有地字 書武成正

義引無皆字

不能五十里○春秋繁露爵國篇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
名者方二十里人與氏者方十五里

附於諸侯曰附庸○禮記集說項氏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
漢人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卽墉後人加土別之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節○王制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
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潛夫論
班祿篇天子三公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視伯方七十里大夫
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 孟子疏曰此與王

制不同者亦以周制夏商制不同也孟子不言天子之公特言
其卿者蓋卿與公同是所謂舉卑以見尊之義也 陳祥道禮

書曰周官有卿無三孤與上大夫而公則冢宰是公孤上大夫
同爲六卿故上大夫之爲卿則受地不過七十里此王制所謂
天子之卿視伯者也孟子又言大夫受地視伯者言上大夫也
蓋孤出封則侯上大夫出封則伯而已附庸雖不能五十里總
大率而言之亦可謂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視子男或言
元士視附庸 陸氏禮記解曰兩經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
言受地爾蓋天子之卿之田視伯卽受地視侯他倣此 白虎
通爵篇引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三節○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

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
四大夫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君十卿祿小國之卿二大
夫君十卿祿 禮記解義曰孟子所言其序不同者孟子以貴
賤為之序此以眾寡為之序故也

按王制此文次制農田百畝節下孟子自君卿順序王制自
農夫倒序文有繁省義未有鉅錙也惟一云下士與庶人在
官者同祿一云下士視上農夫小異蓋庶人在官有府史胥
徒四等其祿以農之五等為差則為府者當視上農而史暨
胥徒以次視中下矣下士與為府者同故雖兩說之而義仍

一

耕者之所獲節○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

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為差也鄭注曰分或為糞○禮記解義曰王制言百畝之分
孟子言百畝之糞者蓋分以均之而存乎法糞以治之而存乎力
法出乎上力出乎下其言亦互相備也○周禮大司徒凡造都鄙
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
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史浩周官講義曰不易者一歲
一種一易者休一歲乃復種再易者休二歲乃復種其所出同為
百畝之獲也 周禮小司徒土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
人 孟子疏曰周禮與此異者蓋上農夫足食九人而其家七人
者亦得以受之此民所以有餘財 禮記講義曰周官農夫之

差三等而已孟子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休之欲

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而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管子揆度篇土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呂覽士容論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按周禮司祿之官今無其職趙氏據此爲戰國諸侯去籍之證大司徒諸侯一易再易等文儻得司祿不亾必其言互相發也孟子於典籍既亾之後側聞其略自不能顛若畫一旦有嫌於時君之爭并無厭也故於所聞異詞中寧信其數之少而不肯或失之多朱子言孟子是未見周禮不可以此破司徒職封國之制誠篤論也若王制乃漢文帝勅令博士諸生採集傳記斟酌損益以成其篇制祿爵節明屬採白

孟子時周禮未顯於世諸博士猶不及見之故惟以孟子一書爲本其所以微有異同正博士之所斟酌損益何可轉據之議孟子乎後儒說此三經必切切然比而齊之每不免於越理橫斷茲擇其尤長者編列數條儘可窺一斑矣

有友五人焉○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注云鬪臣扞難之士

樂正裘牧仲○漢書古今人表作樂正求牧中集注考證曰有以樂氏而正名裘氏而牧仲名者非

費惠公曰○困學紀聞曰春秋時費爲魯季氏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邾邳蓋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按史記魯世家費字作鄆說苑言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

則費之僭邑爲國不待戰國時也

吾於顏般○漢書古今人表作顏敢

王順長息○人表作王慎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四書辨疑曰中原古注本無之字 舊

趙注本宋刻本皆無之字 抱朴子欽士篇晉文接亥唐脚痺

而坐不敢正以平公爲文公

雖疏食菜羹○舊趙注本宋九經本注疏本疏皆作蔬

非王公之尊賢也○宋石經宋刻本舊趙注本皆無之字 集

註曰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帝館甥於貳室○太平御覽述孟子作貳宮

迭爲賓主○音義曰張云迭或作佚誤

用下敬上○宋石經敬諱作欽下倣此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禮記喪服四制貴貴尊賢義之大者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宋石經作萬章曰章下無問字

注疏本考文本皆無此問字

卻之卻之爲不恭○音義曰正體却字下皆同或作卻誤 五

經文字曰卻作却俗亦相承用之 四書辨疑曰二卻之一必

爲衍 王恕石渠意見曰曰卻之是萬章問也卻之爲不恭是

孟子答也何哉又是萬章問也曰尊者賜之是孟子答也曰其

所取之者至弗卻也是萬章言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

是孟子言也曰其取諸民至不可乎是萬章言也曰其交也至

孔子受之矣是孟子言也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四書辨疑曰萬章一問中二曰字必
有一衍者註指以心卻之下曰字爲心度之詞然其所敘之言
誠難以心度爲說也予謂經文有傳寫之差其取諸民一句與
曰字相連元是一段總意合在請字之上曰其取諸民之不義
也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如此讀之
似爲理順

其交也以道○宋刻本禦人句下句無也字

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尙書閔作啓不讞作弗慙自凡民至
罔弗慙中間十六字古文兩不字皆作亞 說文解字引周書

凡民罔不慙

殷受夏四句○集註曰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

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 或問曰趙氏謂三

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或者又謂若義
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爲暴烈不義
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
意云爾或又以爲烈光也三代相受而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
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爲之說乎曰熟讀本文此十四
字自與上下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不相
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從李氏闕之之爲愈也 辨疑曰
直爲衍字良是去此十四字讀之語意方始得通宋氏播遷江
表南北分隔纔一百五十六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况其秦火
之餘而又累經喪亂傳流錯誤不可謂無如此之類宐有以辨

之也

按趙氏說本明白直捷惟疏解生出無數支離後儒遂相與疑之第二說參孟子答彭更語亦若可從而烈本好字惟詩序作暴虐解朱子素不信詩序乃嫌其取證勉強爲費力耳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音義曰比丁毗失切亦毗志切朱子文集歐陽希遜問比字舊音毗志反集註音必二反皆爲偏黨之義至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集註曰連也去聲所謂去聲者想却是毗志反否答曰記得此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此一處改未盡耳更俟契勘然亦不甚緊要今日昏甚恐不暇料理矣

充類至義之盡也○湛因靜語曰充類至一句義之盡也一句

魯人獵較○翼孟音解曰較字本作較於岳切 四書纂箋曰

張氏較音教

孔子先簿正祭器○音義曰簿本多作薄誤

於衛孝公○疏曰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卽位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致粟六萬是則孔子於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未能信以其無按據也 四書答問曰或是字誤或是所傳之誤或是當時呼出公爲孝公皆不可考 集註考證曰出公輒拒父爲不孝其臣諱之以禮律嫡孫當承重繼祖不以父命違王父命故特以孝謚之以掩其非爾

按衛輒使石曼姑率師距蒯聵於戚公羊氏傳云固可以距

之也輒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檀弓正義謂衛輒拒父而公羊以為孝子後儒之論且然則當時臣下之謚以掩非想自有之矣若其一人兩謚更無足怪刺曠謚莊公漢書人表謂之簡公則亦嘗有兩謚

為貧者○文選絕交書注引作為貧仕者

孔子嘗為委吏矣節○史記孔子世家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索隱曰季氏史一本作委吏通鑑前編曰職讀為楸見周禮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昌黎集爭臣論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遂而已矣

臨川集送李著作序作牛羊蕃而已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荀悅漢紀孝成帝紀梅福上書曰臣聞位卑而言高觸罪也漢書梅福傳高下有者字無觸字柳柳

州集送辛生序引文高下亦有者字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音義曰標音杓又音拋

以君命將之五句○禮記玉藻篇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按蘇氏洵三上歐陽內翰書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如此惟不食其祿也此詞未見所出疑即因此段文意會言

之

子思以為鼎肉○四書辨疑曰不以君命將之之下當別有敘起前意之文如云子思之不悅也或云子思所不悅者須有此一句在於以為鼎肉之上然後可通今既無從可考說者但當云有關文而已

堯之於舜也三句○藝文類聚述文於舜下無也字二女女焉作妻以二女焉

後舉而加諸上位○藝文類聚作而後舉加諸上位○太平御覽作而後舉之加諸上位

在國曰市井之臣二句○意林錄孟子在野句賓在國句上

儀禮士相見禮凡自稱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

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

不敢見於諸侯○四書釋地又續曰此與繆公亟見於子思見字俱當音現

按特集註省此音耳孫氏有二云見音現下往見同

古千乘之國以友士○四書辨疑曰國乃諸侯疆域之稱豈能與人為友耶國本君字之誤下文千乘之君求與之友是其明證

事之云乎○書酒誥矧太史友內史友矧惟爾事蔡沈傳曰曰友曰事者固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按子思稱古人言者當即據書文也豈曰友之云乎猶云豈

特曰友之云乎

孔子奚取焉○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焉下有哉字 宋石經焉下有哉字

取非其招不往也○宋刻本作尙取非招不往也

士以旂大夫以旌○文選西征賦辨亾論兩注俱引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多有夫招二字 又宣德皇后令注引孟

子夫招士以旂 又劉越石答盧湛詩旂弓駢駢注引孟子夫

招大夫以旂

周道如底其直如矢○詩小雅底作砥 墨子兼愛篇引詩其

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其直上牽綴洪範

王道蕩蕩四語并謂之詩 楚詞章句引詩其平如砥其直如

矢

按說文厂部底柔石也重文作砥並職雉切广部底山居也

下也都禮切底實砥之本字故禹貢底柱析城漢書底礪其

節底礪各號皆以底為砥廣韻列其字於五旨旨紐下今坊

刻經文多上加點與底下字無別讀者遂誤音如邸并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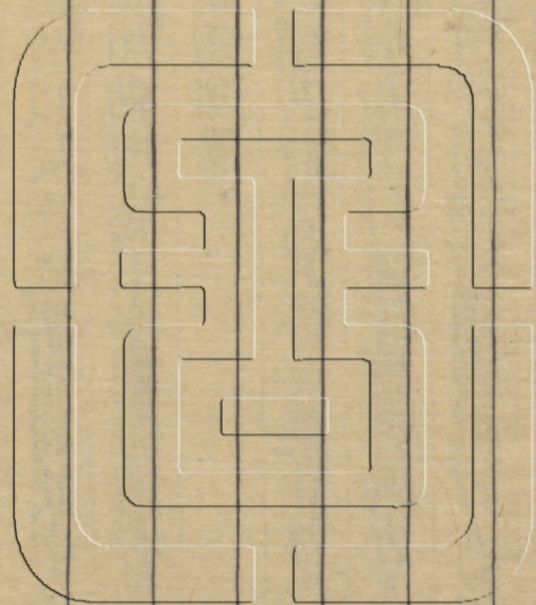
砥字亦或誤為邸音

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集註曰尙上同頌誦通 困

學紀聞曰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

人謀金樓子曰曾子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

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皇清經解卷四百八十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卷四百八十一

學海堂

四書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孟子告子上

義猶桮棬也○集註考證曰以下文例之義上當有仁字說
文繫傳曰杆卽孟子所謂桮棬也桮譌作杯

案趙氏訓桮棬爲桮素孫氏音桮爲桮蓋素與塙桮與坯惟
以木作土作別字體音義則並同也今音釋亦如繫傳之譌
以桮作杯殊失趙氏訓素本意

以人性爲仁義一句○荀子性惡篇工人斲木而成器器生於
工人之僞非故生於木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
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

性也又曰隳枯之生爲杓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皆與告子此說正同

性猶湍水也四句○意林錄孟子性猶湍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論衡本性篇曰告子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世說新語注引孟子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藝文類聚述文同

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二句○孟子音義曰分如字丁扶問切論衡本性篇作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

藝文類聚亦作無分於善惡太平御覽述文人性下無之字

人性之善也○荀子性惡篇引孟子曰人之性善

人無有不善二句○呂氏春秋季春紀注引孟子曰人性無不善皇甫持正文集孟子荀子言性說曰孟子以爲性之生善猶水之趨下

搏而躍之○音義曰搏張補各切丁作搏音團

其勢則然也三句○世說新語注引文人可使爲不善性亦猶是也李文公集復性書引文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生之謂性○荀子正名篇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

按朱子謂告子此說乃其受誤本根荀卿亦先主此爲說何怪其性惡之篇多趨墮告子窟中耶

皇清經解 卷四頁十一
白羽之白也四句○意林錄孟子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
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 文選雪賦注引孟子曰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歟劉熙
注曰孟子以爲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
白其性不同 又北山移文注引孟子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
白也

按趙氏章句曰孟子以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
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耶見行注疏本未被刪易劉氏
注雖亾而此條得附見於選注又司馬公疑孟曰孟子言白
羽之白云云告子當應之曰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
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李

氏戒菴漫筆不一考遽謂意林所錄悉古孟子正文誤甚矣
猶白玉之白與○首章音義曰與音餘下白與也與性與皆同
依此則舊文猶白玉之白下有一也字 文選注有也字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管子戒篇仁從中出義由外
作 墨子經下篇仁義之爲內外也愛利不相爲內外所愛利
亦不相爲內外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

按告子此言遠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墨子公孟篇二三子
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墨子曰不可告子言談甚辨
言仁義而不吾毀又告子受教於墨之實驗趙氏云告子兼
治儒墨非僅泛度爲言

異於白馬之白也○章句曰孟子言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

之白可也 集註張氏曰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
四書辨疑曰謂有闕文者誠是上白字之上當復有一白字
異於白者言其長異於白也三字乃一段總意謂異於二字爲
衍者非 集註考證曰江西一儒者謂異字自是一句告子以
白喻長孟子謂此二事不同不可引以爲喻故曰異

按獨以異字別句於字終爲衍矣愚謂別句良是而別之當
以異於二字蓋歎告子之說可怪異如論語云異乎吾所聞
也梁惠王上篇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此異於二字之
見於本經者於亦語之韻絕則著例於爾雅釋詁

耆秦人之炙○音義曰耆本亦作嗜下同 四書辨疑曰耆字
中原古注本作嗜蓋自毛晃於禮部韻略中增入耆字引孟子

此語注於其下江南以此爲據故孟子中嗜字皆去口爲耆恐
非孟子所本用字也 太平御覽飲食部述此節文三者字俱

作嗜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章句曰季子亦以爲義外也疏曰季子
卽下卷所謂季任

按趙注未有孟字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據經文實
亦未有孟字蓋此與任人食色之問同在一時觀兩章文勢
畫一可見也竊嘗疑季子爲孟子弟有所疑問何不親詣孟
子孟子亦何不詔之面命而必輾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
年詔以樂正子享孟子廟孟仲子封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
等十七人皆從祀雖季孫子叔之在疑似間者未嘗闕失而

何獨無孟季子今閱此疏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子前疑爲之冰釋

敬弟乎○宋高宗石經敬字避諱作欽

按此章凡十六敬字石經剝蝕惟此及弟爲尸則誰敬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八敬字明白可辨係皆作欽餘雖蝕去要可例知

冬日則飲湯二句○意林錄孟子無兩則字

文武興則民好善一句○鹽鐵論大論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

以紂爲兄之子○集註曰疑此或有誤字 陸象山集與周元

忠書曰以紂爲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按史記微子

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也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太史公亦莫

知爲誰子也今據公都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比干爲帝乙之

弟而紂於二人爲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

集註考證曰兄字當是乙字謂均是帝乙之子也 日知錄曰

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

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

文章之善

按史記以微子爲紂庶兄溯其所源乃屬呂氏春秋呂氏言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七

翟教授四書考異

庚申補刊

宜難深信而成王之命微子稱之曰殷王元子若與史言表裏世儒遂羣據爲實錄莫復疑之然殷王兄終弟及者十四其後之轉及兄子惟沃甲一人則凡前王子未嗣立者其孫曾中之嫡系詎不得當元子稱耶箕子稱微子曰王子孟子書兩稱王子比干二人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故趙氏謂紂與微比皆有兄弟之親若言於紂父皆兄弟也此孟子所載與史不同處象山言敢爲超卓孟門所聞必當實於史記讀孟子者似不必因史記生疑

乃若其情○四書辨疑曰下文非才之罪也又不能盡其才者也二才字與此情字上下相連意如貫珠情乃才字之誤也恭敬之心○李旰江集禮論引此文恭敬作辭讓

惻隱之心仁也○白氏六帖述文惻隱上有有字 旰江集引

此段十六句上八句同此篇惟異辭讓二字下八句同公孫丑上篇有四之端字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二句○音義曰蓰音師又音灑山綺切

宋石經算字作筭 南豐類稿洪範傳引孟子曰人之性或相

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才字作

材又以上文寘此下

詩曰○宋刻九經本作詩云

天生蒸民○大雅蒸作烝 韓詩外傳六卷引大雅天生蒸民

與孟子同

民之秉夷○大雅夷作彝

翟教授四書考異

庚申補刊

今夫麩麥二句○詩周頌思文正義引孟子云牟麥播種而耰之音義曰牟字書作麩或作麥孟子云麥大麥也 事文類聚後集述孟子麩麥播種而耰之亦無今夫二字

按韓詩貽我嘉麥薛君章句曰麥大麥而詩音義謂見孟子

恐屬誤憶

樹之時又同○宋石經樹諱作植

雨露之養○齊民要術引孟子養上有所字

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荀子大略篇天下之人雖各持意哉然而有其子也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 大戴禮係傳篇法言問神篇論衡譴告篇自紀篇易牙俱作狄牙至於心○宋刻本無至字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三句○集註考證曰近也者讀幾

希自作一句則其之則註作但有枯亾之有註作又 義門讀

書記亦曰有枯之有當讀去聲 舊趙注本枯字作牯下倣此

按易童牛之牯牯取抑止之義抑止其善心而善心日就亾

滅似較作牯訓械者於理為順

舍則亾○法言問神篇引文舍字作捨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集註曰或與惑同

按史記賈誼鵬鳥賦眾人或或兮漢書文選皆作惑漢書高

五王傳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注通作惑後漢書班固東都

賦以變子之或志文選作惑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齊民要術引孟子物下無

也字暴字作曝

吾見亦罕矣○四書釋地曰此見當如字而註音現

弈秋至弗若之矣○尸子曰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過罅
弓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知也欲鴻之心亂之
也 新論專學篇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當弈之時有吹笙過
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弈道則不知也

按疏引吹笙及隸首善算二事而云傳記有此是孟子之言
歟此雖卽孟子言之意而文各殊異人別說取喻偶同傳記
若此眾欲一一附會之滋哢矣

思援弓繳而射之○太平御覽工藝部述無繳字

魚我所欲也節○藝文類聚述孟子曰生魚我所欲熊掌亦我

所欲我所欲二者不兼舍魚取熊掌義者我欲生亦我欲二者

不得兼舍生取義 太平御覽獸部述孟子魚我所欲熊掌亦

我所欲二者不得兼舍魚取熊義亦我所欲生亦我所欲二者

不得兼舍生而取義又人事部述前段亦各無也字 後漢書

李固杜喬論注引孟子魚我所欲熊掌我所欲也又取熊掌取

義下各有一者字 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北魏崔劼語曰生魚

熊掌孟子所稱魚上有生字

生亦我所欲也段○後漢書耿弇傳論注引孟子生者我所欲

義者亦我所欲二者不可俱捨生而取義也 梁書列傳贊引

文二事必不可兼寧舍生而取義 舊唐書忠義傳論引文生

亦我所有義亦我所有捨生而取義可也 漢書序傳通幽賦

舍生取諒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荀子正名篇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而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

中論天壽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

蹴爾而與之○音義曰蹴或作踈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舊文辨爲辯音義曰辯丁本作變云於義當爲辯 宋石經宋刻九經舊趙注本注疏本俱依舊文爲辯 增修禮部韻略引文爲辯 五經文字曰辯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音義曰張云與平聲亦如字

今爲妻妾之奉而爲之○蘇長公集中庸論引孟子曰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以朋友字當所識窮乏

仁人心也章○韓詩外傳四卷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已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

人有雞犬放○章句注曰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又章指曰追逐雞狗務其末也犬皆作狗

學問之道無他二句○文選東京賦注引孟子曰人有放心不知求學問之道也

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太平御覽述無而字

養其槭棘○齊民要術曰孟子嘗曰槭棗 玉篇槭下曰孟子

云槭棗是也 藝文類聚述孟子養其槭棗

則爲賤場師焉○太平御覽資產部述孟子焉作也又木部述作矣

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埤雅引此節文無而不知也四字

太平御覽述無其字

則爲狼疾人也○四書辨疑曰疾本籍字之誤狼籍言其繆亂也 朱子文集答何京叔曰狼疾之訓甚善然古字多通用不必言誤也如由猶二字孟子常互用之

按何氏當亦如辨疑之說故朱子答之如此

此天之所與我者○集註曰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 朱子文集答吳伯豐曰近得正父書問告子上篇此天之所與我者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檢看信然不知此又何也又答余正甫曰此間所有大官本孟子皆作比字注中亦作比方殊不可曉然孟古注有與正文相背者是注亦不足爲憑也但此比字正文與注皆同而無文理恐是一處先誤而後人并改以從之耳今不可考但尋其義理當作此字無疑也又語錄曰趙岐謂比方天之與我者則心爲大耳目爲小其義則一般但孟子文恐不如此比字不如此字較好 秦淮海集浩氣傳引文所下有以字

按毛氏影抄北宋本猶為比天而朱子之所初見正文已與注皆作此字蓋其字之變易當在南北分裂後矣今注疏本趙注但云此乃天與人性情又當於集註大行後并改以從之者也

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宋刻本舊趙注本注疏本不俱作弗南軒說集編纂疏集疏四書通諸本俱作弗

有天爵者二句○文選潘正叔贈河陽詩劉孝標辯命論沈休文安陸昭王碑三注俱引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 藝文類聚述孟子亦無二者字

仁義忠信五句○意林錄孟子天爵也人爵也上各無此字後漢書翟酺傳注引孟子曰公卿大夫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無二此字又以忠信二字作禮智信三字以人爵句處天爵上 魏書蕭寶夤傳引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

人爵也亦無二此字并樂善不倦四字古之人脩其天爵○太平御覽述文無其字今之人脩其天爵節○意林錄孟子今之脩天爵以要人爵得人爵棄天爵終亦亾矣 文選贈河陽詩注引文既得人爵而

弃天爵終亦亾矣猶水勝火○太平御覽兩述此文勝上俱有之字今之為仁者五句○意林錄孟子今之為下無仁字一杯上無以字則謂下無之字 容齋三筆曰文子書有云水之勢勝火

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

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

不如蕙稗。○齊民要術引孟子蕙字作稗 長短經引孟子亦

作稗稗 陳龍川集中興五論自跋引孟子作不如稗稗

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注疏本志俱作至 考文補遺

曰必至於穀古本至作志 宋刻九經下一志字作至 南軒

孟子說上一志字作至

按章句曰張弩向的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

則原本宐皆志字南軒註羿教人使志於穀則其上一正文

亦不應作至

皇清經解卷四百八十一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卷四百八十二

學海堂

四書考異

仁和翟教授 瀕 著

孟子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廣韻廬字下注云孟子有屋廬子著書

鄭樵通志氏族略曰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

按屋廬子未聞著書即在當時有之孟子之徒豈應言彭聃

之法廬廬字別或為別一人歟

於答是也何有○章句曰於音烏歎辭也 音義曰丁張並音

烏斷句 集註曰於如字

方寸之木○晉書律麻志楊偉引孟子方寸之基

奚翅食重○孟子音義曰張云翅與音同古字通用

羣經音辨 卷四 音義曰紵張音軫又徒展切盡心篇紵字同
事文類聚後集述文紵兄之臂而奪之食不紵則不得食無
則得食三字

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文無妻則二字
通志六書略引上二語省作摟則得妻

力不能勝一匹雛○音義曰匹張如字丁作疋云案注云疋雛
小雛也卽疋訓小而詁訓及諸書疋訓耦訓小無文今案方言
心小也音節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 禮記曲禮下篇
庶人之贄匹鄭注曰說者以匹爲鶩音義曰匹依注作鶩音木
書齋夜話曰以曲禮注推之則孟子所謂亦當爲一鶩雛

羣經音辨曰鄭氏釋經率多改字如曲禮庶人摯匹鄭云說者
多以匹爲鶩陸氏遂於釋文匹字作木音非也按廣雅鶩鳴鵠
也古字省作匹鄭當直解匹爲鶩不煩引說者云陸氏又不當
音木 集註曰匹字木作鳴鵠也

然則舉烏獲之任○宋刻本無然字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注疏本弟字作悌 鹽鐵論引孟子
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

子服堯之服四句○申鑿雜言上篇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
爲堯舜其信矣曰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
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今則今之堯
舜也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事文類聚述文師下有矣字

小弁○漢書杜欽傳小卜之作可為寒心以卜為弁

按授經圖子夏授詩于高行子王伯厚謂詩序及孟子所謂

高子即高行子也韓詩外傳又稱高子與孟子論衛女之詩

此人似長於孟子故孟子以叟稱之與尹士追蠡二章之高

子蓋有別

曰怨○毛詩傳述文怨下有乎字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節○毛詩傳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為

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疎之也

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

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為詩音義曰關本亦作

彎 又角弓正義引孟子云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

道之 劉逵三都賦注引孟子越人彎弓而射我關字作彎

無他○宋刻本兩無他他字皆作佗

是愈疏也○毛詩傳疏字作疎下做此

是不可磯也○詩音義曰磯居依反又古愛反一音祈

宋經將之楚○莊子天下篇宋鉞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

行天下上說下教 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宋鉞注曰鉞與孟子

同時孟子作宋經經與鉞同

曰不享○洛誥作惟曰不享古文章作享 九經字樣口享從

高省象進熟形今經典相承隸省作享

先名實者為人也二句○說苑雜言篇述全章文為人自為下

各有者字

皇清新編 卷四百三十一
五就湯五就桀者○竹書紀年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
十年伊尹歸於商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孟子稱伊尹五
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非定以爲五也

按胡氏但據竹書謂無五就之事而古凡頻屢之辭云三者
多云五未別見也鬼谷子忤合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
合於湯鬼谷與孟子並時其言合符則孟子所得於傳聞者
當實云五

其趨一也○音義曰趨張讀如趣 說苑作趣

魯繆公之時節○說苑繆公作穆公子柳子思作子思子庚
鹽鐵論相刺章大夫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
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文學曰虞不
用百里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霸焉夫不用賢則亾而不削
何可得乎

按鹽鐵論述孟子言多不循其故茲更以兩人詰辨其出于
一段文愈彰其任意借辭不可據以考論

虞不用百里奚而亾○史記秦本紀繆公釋百里奚囚與語國
事謝曰臣亾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亾非子罪
也卽以孟子言爲實事

秦穆公用之而霸○舊文穆爲繆音義釋魯繆曰下秦繆同
舊趙注本宋石經南軒孟子說俱爲繆公

削何可得與○說苑與作也

昔者王豹處於淇四句○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曰蓋聞遇

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文選李氏注引孟子昔王豹處於淇而西河善謳縣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此文當云過高唐者效縣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李注中西河二字又與孟子文不同 杜

公瞻編珠云河西善歌

縣駒處於高唐○韓詩外傳六卷淳于髡曰昔者揖封生於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咏揖封似卽縣駒 文選注數引此語皆無於字

華周杞梁之妻四句○列女傳貞順篇杞梁之妻無所歸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 說苑善說篇孟嘗君謂故客曰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阨君子誠能形於內則物應於外矣

又立節篇雜言篇華周俱作華舟 漢書人表華州師古曰卽華周

按華杞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襲莒杞殖華還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親鼓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而弔之時華周不死未嘗有兩妻並哭事淳于髡但騁說一時必牽連繆也說苑善說文卽因承於髡故并形內應外二語隨之爲其事而無其功者二句○說苑雜言篇爲其事無功髡未覩也共少四字

不用從而祭○說苑作而不用從祭

燔肉不至二句○說苑作燔肉又作不脫冤 太平御覽述文亦燔作燔稅作脫 家語子路初見篇齊遺女樂魯君怠于政

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曆于大夫則是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於是不致曆俎孔子遂行與史記同 程鞠友四書辨曰冕不可作常冠戴之以行稅仍當讀輸芮切收也謂去其冕不暇收拾即便行也

不知者以為為肉也二句○說苑作其不善者以為為肉也其善者以為為禮也 太平御覽述文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無禮也少三為字

眾人固不識也○說苑不下有得字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段○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觀諸侯不敬者君削以地不順者君紕以爵不從者君流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方慤解曰孟子言一不朝云云豈非夏

殷之制異乎

培克在位○詩大雅蕩篇曾是在位

則有讓○宋石經讓作責 集註考證曰今南音遜讓之讓去

聲責讓之讓上聲亦通 說苑修文篇此句下有削其地三字

下文仍云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

再不朝○初學記述孟子曰二不朝則削其地 藝文類聚亦

作二不朝

五霸桓公為盛○宋石經作威公

葵丘之會諸侯段○春秋經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

邱 左傳齊侯盟諸侯於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

歸於好 穀梁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

皇清經解

卷四頁上 翟教授四書考異

庚申補刊

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孟子疏曰左傳不及五命穀梁傳無誅不孝尊賢育材等文公羊述僖公三年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粟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而其詳亦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 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于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夫無國勞無專予祿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隄母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二年 又霸形篇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爲妻

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雖其文極參錯而事語實各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誅卽誅不孝也云君有善

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以璽問之卽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
 云愛其弟敬老國良卽敬老慈幼也云弛關市之征及問病
 臣卽無忘賓旅也云爲賦祿之制卽士無世官官事無攝也
 云士庶人有善不進者罰卽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毋專予
 祿卽無有封而不告也餘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無專殺
 大夫無曲防無遏糴更較然著同文矣其曰旣行之又請云
 云又問云云亦與孟子初命至五命相值繁錄之以補經傳
 未備

無易樹子○宋石經作立子

無專殺大夫○公羊傳哀公四年疏引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

長君之惡其罪小○音義曰長張知丈切丁又如字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鹽鐵論孝養章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而順其惡

不教民而用之○馮椅論語解以不教民戰下引孟子曰不教而戰謂之殃民

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漢書人表禽屈釐師古注曰卽滑釐也

呂氏春秋仲春紀許犯學于禽滑釐孟夏紀索盧參學于禽滑黎釐黎均與釐通 薛應旂四書人物考曰慎子所云滑釐

乃述其師非自通其名也

按墨子公輸篇言臣之弟子禽滑釐莊子天下篇言慎子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然則滑釐誠非慎

子名也慎子名到到明所受于師之異故辭云云列子載禽子與孟孫陽辨而不能答乃日以吾言問墨翟則吾言當矣滑釐辭詘而援其師翟慎到辭詘而援其師滑釐師弟一轍或卽其所傳家法然耶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禮記明堂位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 史記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 集註考證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魯封方百里蓋以土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 慈湖家記曰雖以附庸通之亦不及此闕宮公車千乘乃方百里竭作之數或并附庸計之若方七百里則爲車四千九百乘矣明堂位多誣

今之事君者曰○舊趙注本宋石經本注疏本曰上皆有皆字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鹽鐵論伐功章引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亾

由今之道節○鹽鐵論論儒章引孟子曰居今之道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 考古編曰鹽鐵論所引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借其語爲證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便執之而非今孟子之傳也

吾欲二十而取一○通典食貨四引孟子取作稅

貉道也○仲長統昌言損益篇二十稅一名之曰貉後漢書注引孟子曰子之道貉也無一道字貉皆作貉 太平御覽治道部述此文暨下夫貉字皆作貉

萬室之國一人陶○宋刻本作萬室之邑 通典引文一人上有而字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節○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尚書大傳與公羊傳略同貉字作豸 毛詩甫田正義引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略九字又上下易置 穀梁傳哀公十二年疏引孟子與毛詩正義同 謂之降水○音義曰降張音絳又下江切丁胡貢切

君子不亮惡乎執○音義曰惡音烏本亦無乎字 朱子或問曰亮之爲義以與諒通者近之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爲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程子張子皆以諒爲必信

而以諒執爲病竊謂無可病之理故從尹氏之說 十一經問對曰問此惡字作平聲還作去聲對曰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陸氏翼孟說此章有理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文選褚淵碑注引文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 太平御覽亦但曰奚爲喜

則人將曰訑訑○四書辨疑曰人字蓋羨文也 音義曰訑張吐禾切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字作詭者音怡今諸本皆作訑卽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詭音移 增韻兩引孟子訑訑之聲音一音同怡一音同佗

按戰國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注云沅州謂欺曰訑可備參

周之○音義曰周與調同 柳柳州集上李中丞啟曰孟子書言諸侯之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調之調之亦可受也用調字孫叔敖舉於海○四書正事括略曰孫叔敖居寢邱一名期思荀子呂覽所云期思之鄙人者安得伏處海濱其稱舉於海以期思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北而東注於海禹貢稱淮海地志稱淮康海也此與魯詩來淮夷而曰至於海邦江漢伐淮夷而曰南至於海一類

餓其體膚○楊倞荀子榮辱篇注引作窮餓其體膚

曾益其所不能○音義曰張云曾與增同丁云依注當讀為增

依字訓義亦通也 荀子注引作增益

人恆過○宋石經恆諱作常下恆亾倣此

徵於色○宋石經徵諱作證

按徵字宋石經例俱闕筆改文者獨此一見

入則無法家拂士○集註曰拂與弼同 吹劍錄曰拂士當如

詩四方以無拂音拂謂其忠鯁拂逆人意足相倣戒若依註作

弼則凡有位者皆弼士何足以與法家敵國並言

按拂字原音為敷勿切其原義為擊拭訓違戾者符勿切直

讀為佛訓輔正者房密切直讀為弼上文拂亂之拂音符勿

今或如字讀敷勿誤此拂士孫氏音義亦音為弼荀子諫諍

輔拂之臣楊氏兩音曰拂讀為弼或讀為佛孫氏朱子皆同

其上讀俞氏欲改下讀以與上拂亂字通爲一義亦無不可
但謂弼無鯁逆傲戒之義難與法家敵國並言則未是也弼
本訓矯正弓弩故韋氏國語注謂矯過爲弼何嘗非鯁逆傲
戒義乎

然後知生於憂患○章句曰故知能生於憂患讀知去聲 音
義曰知丁依注音智陸如字 荀子注引作智生於憂患 真
德秀踐祚篇註曰孟子謂生而憂患而死於逸樂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柳州集復杜温夫書引無之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八十二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卷四百八十三

學海堂

四書考異

仁和翟教授 灝著

孟子盡心上

則知天矣○宋刻本矣作也

歿壽不貳○孟子音義曰歿與夭同 蘇轍孟子解謝應芳辨

惑編皆作天壽不貳

莫非命也○論衡刺孟篇述文作莫非天命也

不立乎巖牆之下○辨惑編作不立於巖牆之下

正命也桎梏死者○論衡刺孟篇正命上有爲字桎梏下有而
字

是求有益於得也○孟子集註考證曰兩是求字皆作一讀其

皇清經解

卷四百八十三 翟教授四書考異

庚申補刊

上二句皆古語常言

按荀子不苟篇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文子符言篇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金氏謂上文皆古語不虛也

疆恕而行○舊趙注本宋刻本南軒孟子說孟子集疏四書集編四書纂疏四書通四書纂箋諸本疆字俱作強 四書辨疑

曰強當讀平聲自強不息之謂也

見且猶不得亟○容齋四筆舉此文猶屬由字云由與猶通用也 宋刻本舊趙注本集疏本纂箋本四書通本猶俱作由

人知之亦囂囂○舊文囂為蹶音義曰蹶蹶五高切又許驕切

楊升菴外集曰說文囂聲也氣出頭上故从品从頁牛刀切

今讀若臬非

窮則獨善其身二句○風俗通義十反卷孟軻以為達則兼濟

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兼善作兼濟又以上下易寘 三國志陳

思王植傳引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荀

子修身篇注引二語亦冠君子二字 文選褚淵碑文注引文

兼善天下下有者也二字 後漢書申屠蟠傳注引二語為易

待文王而後興者節○南豐類稿新序目錄序引無後字又無

若夫二字

雖勞不怨○蘇軾外集孟子義作勞而不怨

雖死不怨殺者○陳壽定諸葛亮故事表曰孟軻有云以生道

殺人雖死不忿

驩虞如也○音義曰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 文選張

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娛注引孟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云娛與虞古字通用又蘇子卿詩歡娛在今夕注引孟子霸者之民驩娛如也

按漢書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虞悉通娛

皞皞如也○舊文皞從日爲皞音義曰皞皞張云與昊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戴侗六書故曰皞之從白日之譌也俗作皞非章指曰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變皞爲浩蓋以同義通用

夫君子所過者化二句○朱子語類曰荀子亦言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似此是見成言語故孟荀皆用之荀卿非孟

子必不肖用其語也

集註考證曰舊說過字又一意惟程叔

子謂所經歷文公歎其精而從之按過字當作平聲則意自見按荀卿書能與孟子合者不僅此二言王制篇云耕耘收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謹洿池之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大略篇云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王霸篇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正名篇云人之所欲生甚矣所惡死甚矣然人有從生而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凡此俱似用孟子語而實非用自孟子也荀卿嘗學於子弓子夏之

門人其師說與子思氏同出聖門故孟子所聞者荀卿亦閒
得聞之若云世俗成語安能並如是切中理要乎再按法行
篇引曾子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
必不長也引子貢夫子之門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追此言
在孟子但渾述之而荀卿且明著其為二子言則兩家之皆
側聞孔門不更甚顯然哉

上下與天地同流○鹽鐵論申韓章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
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柳貫待制文集修學記引孟子曰
善政不如善教之入人深也以上文紕誤

無不知愛其親也○宋刻本舊趙注本注疏本也皆作者 孟

子集疏四書纂疏四書通三本亦皆作者 真西山集講筵進

讀手記述孟子孩提之童四語愛其親下無也字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藝文類聚述文河作湖沛作霈
禦上無能字 岳珂程史曰成都試院賦題出舜聞善若決江

河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為韻一老儒以禮部韻十四泰沛字
無沛決之義他有霈字乃從兩頭因率眾扣簾

按音義於梁惠王篇沛然下雨釋云沛亦作霈初學記兩述
彼文皆作霈字知當時本固亦有以此沛為霈而其本且甚
通行者故習俗至以沛字為駭

獨孤臣孽子節○晉書閻纘傳引孟軻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
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 文選江文通恨賦注引文孤臣上亦

無獨字

有事君人者二節○後漢書陳蕃傳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中論法象篇曰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

按揮塵錄載張齊賢事閣試以孟子注四科優劣之差為首題今章句中無此語僅此章疏尾有焉程史云元祐時詔閣試制論於九經正史孟荀并注出題未嘗及疏也何以有出此題事耶近檢舊趙注本知實趙氏章指語也此等處見割注為疏人之貽惑甚

君子有三樂章○意林錄孟子君子有三樂父母具存一樂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三樂 太平御覽述仰俯二語亦無二於字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文選辨命論注引文英才上多一之字 韓昌黎集上宰相書孟子曰君子三樂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

仁義禮智根於心○文選應貞華林園集詩注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信根於心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又王中頭陀寺碑注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根於心色睟然見於面智下俱有信字

其生色也二句○玉篇引孟子其色睟然 劉逵魏都賦注引孟子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而喻

按睥然二字據諸引文似當連上為句

五母雞○周禮閭師疏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雞

可以無饑矣○宋本舊趙注本集疏集編纂疏俱作足以無飢

矣 南軒說四書通四書纂箋饑字俱作飢 孟子考文補遺

曰古本可作足足利本同

五十非帛不煖二句○禮記王制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

煖又內則與王制文同 周氏禮記解曰王制主言血氣而養

血氣者以食為先以衣為次孟子言王政而王政之序足衣然

後足食故不同也

薄其稅斂二句○太平御覽述文作薄其稅賦 鹽鐵論授時

章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太平御覽述無活字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文選任昉為范雲讓封侯表

注引孟子聖人下有之字菽粟上無有字 漢三公山碑叔粟

如火用孟子文而以叔為菽 鹽鐵論授時章曰昏暮扣人門

戶求水火貪夫不恡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宏明集宗炳論引孟子登東山而小魯

孟子四考曰考魯無東山之名論語為東蒙主注孔氏云使

主祭蒙山也疏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魯頌龜蒙鳧釋毛傳以

龜蒙為龜山蒙山正義亦引論語舊疏顯與主蒙山則此文當

作蒙山宗少文非無據也 太平御覽述文孔子下有曰字

觀水有術○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作觀海有術

流水之為物也節○初學記述文水上無流字於道上無志字
雞鳴而起○藝文類聚述此章兩雞鳴皆作雞初鳴

孳孳為善者○意林錄孟子兩孳孳皆作孜孜 音義曰張云

孳與孜同古字通用 後漢書樊準疏孳孳為善注引孟子作

孜孜 孔叢子公儀篇雞鳴為善滋滋以至夜半 劉子新論

慎獨篇孔徒晨起為善孜孜 昌黎集上宰相書雞鳴而起孜

孜焉不為利 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孟子亦作孜孜 說文繫

傳引孟子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歟

蹠之徒也○音義曰張云蹠與跖同 意林作跖

利與善之閒也○晁詠之崇福集上曾子宣書引作義與利之

閒而已矣周行已謝祭酒書同

楊子取為我節○呂氏審應覽陽生貴已高氏注引孟子曰陽

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 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孟子無

取字 列子楊朱篇楊朱曰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

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

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

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有侵若肌

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

若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

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

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以

吾言問墨翟則吾言當矣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節○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 湛困靜語曰此當以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一句爲之爲一句 墨子有兼愛三篇下篇曰昔者越王好勇教其士臣三年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焚身爲其難爲也然且爲之今若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我則以爲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 淮南子泰族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按選注引文兼具趙劉二家之注周詳尤若可據今劉注本不傳趙注雖經刪割考其舊本亦但云摩突其頂下至於踵

其放至也三字先見前篇雪宮章而別無致至也之文風俗通十反卷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放字與今孟子同文選廣絕交論皆願摩頂至踵注則引孟子摩頂放踵并趙注放至也證之同在一書彼此猶且互異何耶江書任彈兩注所引致於踵者疑當時劉注本獨如是任彈下趙岐二字當亦爲劉熙傳寫者遷譌然爾

子莫執中節○中論智行篇引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略執中爲近之句 集註考證曰莊子有云儒墨楊秉四謂儒及墨氏楊氏秉氏凡四家之學也秉別無所聞恐卽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

人心亦皆有害○太平御覽飲食部述孟子人心亦皆有之害

也

辟若掘井二句○音義曰掘衢物切又其月切軻丁云義與仞

同借用耳 太平御覽地部述文辟字作譬 意林錄孟子九

仞無泉猶棄井也軻字作仞 文選頭陀寺碑注引孟子作九

仞 尚書古文訓引亦作仞 陸象山集與章茂獻書引亦作

仞

湯武身之也○范文正公集近名論引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三

王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藝圃折衷述萬章之於伊尹曰賢者之為

人臣也云云誤公孫丑為萬章

予不狎于不順○尚書大甲兩不皆作弗古文作亞

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後漢書注引孟子伊尹放太甲于桐宮

人大悅又引下文其君不賢故可放歟

有伊尹之志則可二句○後漢書周章傳論孟軻有言曰有伊

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 又丁鴻傳注引孟子兩志

字亦俱作心 唐文粹陳越石太甲論引孟子亦作無伊尹之

心 韓詩外傳二卷孟子論衛女之詩有此二語詳見總考二

十二

不素餐兮○毛詩音義曰餐或從水沈氏音孫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集註考證曰本意當以仲子不

義為句與下文舍簞食豆羹之義字相反對人以其小義信其

大義奚可哉此斷其不義之辭也

人莫大焉。亾親戚君臣上下。○疏曰：人當以莫大為尚焉者，以其知親戚君臣上下之敘者也。今仲子棄親戚君臣云云，以焉字斷句，下別為句。四書翼註曰：此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者。

按荀卿不苟篇：盜各不如盜貨，田仲不如盜也。又非十二子篇云：仲綦刻利跂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韓非外儲說載宋屈穀謂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於人之國。蓋堅瓠之類也。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則言其率民而出於無用，何為至今不殺乎？仲子之礪廉矯義，不惟人不信之日多，厭惡之矣。儻特因孟子之大聲一呼，而仲遂敗其偽歟。

夫有所受之也。○路史餘論引文夫作以。

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也。○廣韻：屣字下引孟子舜去天下如脫敝屣。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屨，似劉本蹠字作屣。

孟子曰：○集註曰：張鄒皆云羨文也。

按舊以此下別為二章，宜有二字。宋儒以祇一段事合而疑之。張鄒謂張敬夫鄒志完。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四句。○鹽鐵論刺權章引孟子曰：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石渠意見補缺曰：宮室二字亦當是羨文。王子宮室既與人同，不知更有何居與人異而使之然也。

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張子理窟引孟子作大居

呼於坵澤之門○四書釋地曰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平聲叫號

而呼則去聲魯君於坵澤之門應如趙注云以城門不自宵夜

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為平聲不應如集註音去聲為叫號之呼

按音義云呼丁火故切集註所音蓋因於丁氏

食而弗愛豕交之也○論語集解包氏引孟子食而不愛豕畜

之愛而不敬獸畜之疏曰彼言豕交之也此作豕畜之者所見

本異 文選補正詩注引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

亦以弗作不無兩也字 枹朴子刺驕篇孟軻所謂愛而不敬

豕畜之也

愛而不敬○宋石經敬諱作欽下兩恭敬倣此

君子不可虛拘○禮記講義引文不可下有以字

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宋石經弟字作悌

王子有其母死者○章句曰丑曰王之庶夫人死似舊文公孫

丑曰四字在此句上

有達財者○音義曰陸云周恤之一本作才以有善才就開其

性理也 集註曰財與材同

按財惟漢書鼂錯傳資財不下五帝通材其餘多與裁通今

卽裁義為說成德者就其德性以成達裁則需引達於中行

之路以裁成之蓋是狂狷之屬於所教五似更等級分明

有私淑艾者○音義曰艾丁音刈張五泰切

變其殼率○音義曰丁云率循也謂殼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

皇清經解卷四百八十三
律
令必中於表陸云率法也蓋丁氏讀如率性之率陸氏乃讀為

引而不發躍如也○四書辨疑曰七字疑皆羨文

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風俗通義十反卷引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其進銳者其退速○後漢書李固對策引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注曰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禮記曲禮少儀皆云毋放飯毋流歠又曲禮云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皇清經解卷四百八十三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卷四百八十四

學海堂

四書考異

仁和翟教授
灑著

孟子盡心下

公孫丑曰何謂也○宋石經丑下有闕字 宋刻本舊趙注本

注疏本俱有闕字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尙書總序正義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

書又武成正義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 西溪叢語曰王元澤

引古本孟子盡信書不如無爲書 藝文類聚王粲難鍾荀不

平論專信書不如無書 史通太平御覽引孟子皆無則字

司馬溫公集進士策問歐陽文忠公集傳易圖序引文亦皆無則字

取二三策而已矣○尙書正義兩引文皆無矣字 論衡語增篇引作取二三策耳 史通疑古篇孟子曰武成之篇吾取其

二三簡

以至仁伐至不仁○尙書古文訓引孟子以至仁伐不仁以至義伐不義何其血流之漂杵多至義一句 李旰江集慶歷民言引孟子以至仁伐不仁不仁上亦無至字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書武成血流漂杵古文流作汧漂作灑正義引孟子如何其血流漂杵也 孟子章句及疏俱引書血流春杵 集註曰杵或作鹵楯也 論衡語增篇引孟子而亦

作如流作浮又藝增篇恢國篇俱曰武成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 焦贛易林同人之鼎曰兩虎爭鬪血流浮杵 太平御覽

述孟子無而字

按各本孟子尙書及凡引用二經未見有以杵作鹵者惟戰國策秦王使應侯責武安君曰君前破韓魏之軍血流漂鹵作鹵其於周伐紂事固無涉也論衡藝增篇嘗言周殷士卒皆賣盛糧或作乾糒無需杵白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蓋血流之言既難盡信而杵字尤屬可疑朱子借援國策之文特以備一義耳

南面而征北狄怨○宋本作北夷怨

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風俗通義皇霸卷引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 墨子明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

皇清經解 卷四十四
四百人與殷人戰乎牧之野 逸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
乘陣于牧野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孔晁注曰戎車
三百五十乘則有虎賁二千五百人也

按每車一兩當有虎賁十人孟子言自無誤諸書未可信也
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于牧
又說趙曰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
呂氏春秋仲秋紀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
之戰言皆與孟子合

王曰無畏寧爾也節○書秦誓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凜凜
若崩厥角 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王元長曲水詩序陸佐
公石闕銘三注俱引孟子曰武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 謬

誤雜辨曰書言若崩厥角釋者謂旣崩其角無所容頭文理甚
明而孟子引之曰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已若乖異意者
或有闕誤而班固論王莽乃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舊唐書論
太宗又云皇威所被黎類厥角復何謂耶孟子注昏不可曉未
敢憑也

舜之飯糗茹草也○翻譯各義引孟子作茹菜

被袵衣○史記五帝紀堯賜舜絺衣與琴

按袵之訓畫僅見此趙氏注絺則與虞書黼黻絺繡文合史
記所云舜事無別出應卽本自孟子其當日所見孟子疑亦
作絺衣也

二女果○說文解字引孟子二女嫫嫫烏果切 孟子疏曰許

慎謂女侍曰媿今釋果爲侍是以有惑於許慎之說而遂誤歟
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讀果如字

一閒耳○音義曰閒張音澗亦如字

按墨子兼愛篇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人能報我以愛利吾
親乎必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
此言略與孟子言似然孟子特戒人惡害人父兄已耳不必
定愛利之也故儒墨之言大要在有無差等之別集註中范
氏說竟與墨子同旨而朱子取之何耶

古之爲關也章○意林錄孟子古人之關禦暴今人之關爲暴
藝文類聚述此禦暴爲暴下復各有也字

能讓千乘之國○宋石經讓諱作遜

民爲貴○元史許衡治河疏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

棗盛旣潔○宋石經宋九經本舊趙注本潔字俱作絜
薄夫敦鄙夫寬○論衡率性篇引文鄙上有而字

按論衡亦引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類詳萬章下篇

奮乎百世之上五句○漢書王貢等傳序引孟子云奮乎百世
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 論衡知
實篇引文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人而若是乎而況
親炙之乎 四書賸言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
古文排句詞例如此言興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連
下讀則失詞例矣

仁也者人也○集註引外國本人也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

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 朱子語類或問外國本所據曰向見尤延之說高麗本如此 石渠意見補闕曰外國本為是若以人仁合言則似仁在人身之外合而言之方謂之道矣

按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注云左右言相須而成也可與孟子此章互參外國本似不妨姑置

去他國之道也○四書釋地三續曰此章不宜云重出去他國之道也句萬章下篇所無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音義曰厄或作厄同

按右二章愚疑為偽疏所分詳在總考今見休寧戴震訂趙注本亦分二章而各有章指然仍可疑也戴跋言毛扆校宋

本盡心下惟梓匠一章有章指餘俱缺後得何氏本合完之則此篇章指本屬後補而此兩文但與疏卷首所總述同恐補者仍取之自疏耳

貉稽曰○音義曰貉丁去貊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纂文曰俗人姓也張亾百切

稽大不理於口○朱子楚辭辨證曰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皆訓為賴理固有賴音也

士憎茲多口○潛夫論交際篇士貴有辭亦憎多口 集註曰憎當從土今本從心蓋傳寫之誤 朱子文集答余正甫曰孟

子古注有與正文相背者如士憎茲多口正文憎字從心而注訓為益則是謂當從土矣至其下文引詩皆有慍字又似解憎

為憎惡之意是注亦不足為憑也 石渠意見補缺曰士多為
眾口所憎惡憎字從心亦不為誤

按理兼條分修治之義離騷合蹇修以為理五臣注云令之
以通辭理稽云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故纂文有俗人之
稱潛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孟子云憎多口即論語禦人
以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為士君子所憎惡惟
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即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
小輩耳於已之聲聞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慍字申達憎
義

亦不隕厥問○孟子有文曰古本隕作殞 宋石經宋刻本舊
趙注本孟子集疏本隕作殞 王氏詩考引孟子亦不殞厥

問以與詩隕字異也

山徑之蹊閒二句○章句曰山之嶺有微蹊介然疏曰蹊閒之
微小介然而已 四書辨疑曰介如字經文當以山徑之蹊閒
介然為句 文選長笛賦閒介無蹊注引孟子此文又引杜預
曰介猶閒也閒介一也言山閒隔絕無蹊逕也 增韻引孟子
山徑之蹊閒介然 法言吾子篇山徑之蹊不可勝由徑字作
徑

以追蠡○焦竑筆乘曰夏后氏之冠曰毋追注謂追猶椎也以
其形言之又加手為槌而追槌同義揚子所謂槌提仁義是也
高子以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摧殘欲絕有如蟲齧之
形也讀追如槌

卒為善士則之野○劉昌詩蘆浦筆記曰余味此段之言恐合以卒為善為一句士則之為一句野有眾逐虎為一句蓋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為善故士以為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為笑也
周密志雅堂雜抄曰一本以善字之字點句前云士則之後云其為士者笑之文義相屬于章旨亦合

虎負隅○後漢書馬融廣成頌負隅依險注引文隅字作隅韻會隅通作隅引孟子為證

望見馮婦趨而迎之○章句曰虎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 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孟子曰晉有馮婦者善搏虎野有眾逐虎虎負隅莫敢攖馮婦趨而迎之

按趙氏解迎為馮婦迎虎望見馮婦無解御覽引文亦無望見字疑當時本與今不同有眾逐虎上連野字為句更可證蘆浦之讀先著於北宋初

口之於味也四句○陳龍川集問答篇引此節文先耳之於聲也次日之於色也次鼻之於臭也次口之於味也前後皆互易四肢之於安佚也○南軒孟子說云肢監本作枝

智之於賢者也○舊文智為知音義曰知音智 南軒本依舊為知 集註曰或曰者當作否

聖人之於天道也○集註曰或曰人衍字 朱子文集吳伯豐

問曰必大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於倒置蒙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語亦不為倒必大今試釋之

似終費注脚斡旋之力又仁義禮智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答曰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

按朱子終以伯豐之間意覺未安故定人字為衍

有性焉○舊趙注本焉作也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宋本少一之字

程伊川顏子所好

何學論會南豐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真西山問答引孟子此

文俱少一之字

粟米之征○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丁錢本末引孟子

曰有布縷之征有穀粟之征

用其二而民有殍○音義曰殍皮表切張音孚 孔文仲清江

集制科策引孟子殍作孳 路史炎帝紀論引孟子殍作歎

孟子之滕○柳柳州集與太學諸生書云孟軻館齊從者竊屨誤以滕為齊

若是乎從者之慶也○舊文慶為廩音義曰廩或為慶同 辨

疑本依舊文為廩

夫子之設科也○宋本舊趙注本子俱作子 章句孟子曰夫

我設教授之科 集註曰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孟子

答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扶子而以為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為

夫子而作問者自悟之言蓋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

朱子或問曰又有以此章皆或者與館人問答之辭亦或有此

理

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洪武正韻去字下引孟子去者不追

宋本集疏本纂疏本拒字作距 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

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

距欲去者不止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宋本舊趙注本通志堂經解所刊六本

考文本窬皆作踰下是皆穿窬之類倣此

是以言飶之也○音義曰丁曰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飶字郭璞

方言注云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

傳寫誤也本亦作飶奴兼切 西溪叢語曰玉篇食部有飶字

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於孟子言飶之義不

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飶之義則趙岐訓取是也而當如郭氏

方言注其字從金為銛據玉篇廣韻銛音他點切取也其義與

孟子合廣韻上聲銛音忝而平聲又有銛字音織訓利也說文

以銛為甬屬乃音織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孫奭

曰本亦作飶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

用字多異同廣韻又云飶音黏食麥粥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

蓋別本孟子誤譌尤甚 魏校六書精蘊曰說文丙字音忝象

舌在口外露舌端舐物也人有持短長術以言鉤人者孟子斥

為穿窬

動容周旋中禮者○音義曰中張丁仲切或如字

則藐之○音義曰藐丁音邈又音眇 程伊川語錄鄧文孚問

孟子書中有不是處不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云說大

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

勿視其巍巍然○舊文巍巍為魏魏音義曰魏音巍丁云當作

巍 舊趙注本為魏魏

按說文巍本巍高之義而轉去聲則為魏郡巍姓古人書此字或著山在下為魏未有不著山者魏伯陽參同契以委時去害依託邱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四語隱其姓乃古巍姓字亦著山之的證也楷體既興然後分有山無山為二字二音古書原文或未盡準今體有因著山在下而漫變為魏者莊子知北遊篇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天下篇魏然而已矣與此孟子之魏巍然同蹈其失近本依丁公著改正作巍甚是而舊文因緣之故亦所當知

侍妾數百人○金樓子立言篇引孟子云若我得志不為食前方丈妾數百人無侍字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文選西京賦注引孟子曰盤游飲酒馳

騁田獵

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初學記述孟子曰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之 事文類聚後集續集各述此節文俱無而字

按孝子傳曾參食生魚美因而吐之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之美乎遂終身不食生魚蓋即影襲羊棗事百家中若此類者多有

盍歸乎來四句○史記孔子世家居陳三年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忌其初 禮記表記子言

之歸乎 朱子論語序說註曰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季

康子召冉求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

然蓋語孟所記本皆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吾黨之士狂簡○章句曰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

之士也疏曰論語云吾黨之小子今引周禮五黨而解其文蓋

亦不案此論語而誤也誠如周禮五黨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

黨蓋不當引此為證 注疏本土作小子二字

按趙氏之引證周禮以其時所有孟子經文吾屬五字也注

文故曰吾黨之吾承經宅解亦必五字後世誤以論語文混

亂孟子而致與注文不應遂并注中字硬改就之疏家不察

反譏趙氏引證誤爾

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二句○集註曰此亦孔子之言孔子下

當有曰字 孟子答問曰不惟論語可據此蓋孟子答萬章之

問固當引孔子之言以告之而後方自言以釋之也 音義曰

猥與狷同

如琴張曾皙牧皮者○柳柳州集與楊誨之書使二小子及孔

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之列以牧為叔

欲得不屑不潔之士○宋刻九經本潔字作絜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書齋夜話曰過當讀平聲 法言問明

篇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洪武正韻引此文因遂題曰揚

子

其惟鄉原乎○事文類聚續集述文原字作愿

曰何以是嚶嚶也○石渠意見補缺曰此至古之人二十四字當在上文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之下何以是嚶嚶也是問辭言不顧行三句是答辭行何為踴踴涼涼又是問辭而無答辭蓋亦有脫誤生斯世也以下是答如何斯可為鄉原之辭集註說不無牽強

行何為踴踴涼涼○音義曰張云為于偽切又如字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宋本舊趙注本注疏本此萬章俱為萬子章句曰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

按孟子弟子各篇中例多稱子此萬子似無關褒貶惟章首既錄其名此忽變文可疑然烏知非傳誤耶

同乎流俗合乎汙世○音義曰汙音烏又烏故切論衡定賢篇引文乎俱作於

行之似廉潔○宋九經本舊趙注本潔俱作絜

故曰德之賊也○論衡作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節○意林錄孟子惡似而非者惡莠亂苗惡佞亂義惡利口亂信惡鄭聲亂雅樂惡紫亂朱惡鄉原亂德各無恐其字也字又樂上有雅字高氏子略論墨子引孟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也

萊朱○尚書作仲虺大戴禮虞戴德篇作仲傀荀子堯問篇作

仲歸史記殷本紀作仲鬻集註考證曰古文尚書亦作中鬻

鬻即雷字也雷萊聲韻同又虺本音呼回反亦與雷萊音叶但

今本書不依古文而依左傳故以仲虺為萊朱則若可疑爾

由孔子而來三句○意林錄孟子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

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

按意林所錄固難盡泥於原書之文而謂由孔至孟亦五百

餘歲則乖甚矣可直斷其率誤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音義曰陸本作然而無乎爾

則亦有乎爾云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四百八十四終

嘉應楊懋勉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